

池田大作著

# 我的天台觀

卞立強譯

OXFORD

B946.1

4

# 我的天台觀

池田大作 著

卞立強 譯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EU 06662719

B946.1

4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s a departm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It furthers the University's objective of excellence in research, scholarship,  
and education by publishing worldwide in

Oxford New York

Auckland Cape Town Dar es Salaam Hong Kong Karachi  
Kuala Lumpur Madrid Melbourne Mexico City Nairobi  
New Delhi Shanghai Taipei Toronto

With offices in

Argentina Austria Brazil Chile Czech Republic France Greece  
Guatemala Hungary Italy Japan South Korea Poland Portugal  
Singapore Switzerland Thailand Turkey Ukraine Vietnam

Oxford is a registered trade mark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copyrights by Daisaku Ikeda and Soka Gakkai 1975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s © Soka Gakkai 1999

本中譯本經創價學會授權，  
根據日本第三文明社1975年版翻譯

First published 2009

This impression (lowest digit)

1 3 5 7 9 10 8 6 4 2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r as expressly permitted by Law, or under terms agreed with the appropriate  
reprographics rights organization. Enquiries concerning reproduction  
outside the scope of the above should be sent to the Rights Depart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t the address below

You must not circulate this book in any other binding or cover  
and you must impose the same condition on any acquirer

我的天台觀

池田大作著

卞立強譯

ISBN 978-0-19-800629-9

Printed in Hong Kong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18th Floor, Warwick House East, Taikoo Place, 979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 中文版序言

天台(智顛)是中國傑出的思想巨人。其業績不止於佛教界，「一念三千論」等天台哲學是中國思想史的一大巨峰。學習佛教時是不可能繞過這一深遠的思想的。

遠在紀元前發祥於印度的佛教越過深山幽谷和大漠熱沙，被驚人的宗教熱情帶到中國。天台立足於中國古來諸多思想和佛教思想的交匯處，使中國佛教形成一個能動的體系。從佛教史的流脈來說，釋尊闡示佛教的根本原理，而天台使佛教作為一個哲學的理論體系得以完成。

20世紀最偉大的歷史學家湯恩比博士在和我的對談裏曾列舉，中國接受佛教是和平地進行的。並且尖銳地指出，佛教雖然同樣是傳播宗教，卻與基督教等不同，沒有使流布之地的文化和思想中斷。

遠從印度經由中國及朝鮮半島傳到日本，這一激動人心的旅程使佛教超越民族、文化的不同，是更具有普遍性，向萬眾開放，昇華為復蘇人類的哲理。

天台的一生是壯烈的。因戰亂而顛沛流離，相繼失去兩親，十八歲時出家。入大蘇山訪南岳，經過嚴格的修行，被稱作藥王菩薩的化身。實踐先師所說的「莫作最後斷種人也」，徹底宣講《法華經》。

記得早在二十五年前（1974年），我第一次訪問貴國之際，曾和中國佛教協會的趙樸初先生交談《法華經》。爾來每次訪問，我都覺得彷彿看見佛教活在中國人的心裏，天台思想如暗流一般源源流淌。

中國人的思維精密而深邃，用長遠的眼光來把握事物，不急於求成，大概正是受了天台思想的影響。宗教在不知不覺之中形成規範，滲透人心深處，發揮作用，奠定了精神基礎。

在一個偉大哲理滲透的過程中，產生推動新時代的思潮，其間必然有某些人給貫通宇宙與人類的普遍真理、現實的人類生活及文化帶來活力。釋尊、天台、日蓮，在傳播佛教過程中凝聚了作為世界宗教的要素，留下發展的系統。

天台以後，佛教在哲學上達到高峰，受其教理的影響，以天台為肥沃土壤，歷經了盛衰。

日本的傳教（最澄）繼承了天台，以平安時期創建的比叡山為根本道場，日本佛教也發展起來。後來主張獨自發展的禪宗和淨土宗等都是比叡山天台思想為土壤而派生出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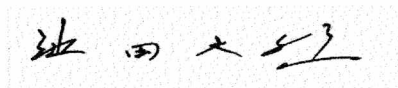
日蓮也是懷抱復興天台的氣概而起步的。從釋尊說法的八萬法藏中抽出《法華經》的精湛哲理，傳播後世，是天台的最終指標。日蓮以此為根基，在比叡山學習，探究《摩訶止觀》所指明的一念三千法門，覺知普遍存在於宇宙森羅萬象和一切眾生的「生命之

法」。日蓮佛法是民眾佛法，其強而有力的出發點如果沒有天台則無從談起。

日蓮佛法裏，自然確立的生命尊嚴、緣起觀所證明的自然與人類的共生、出自真正的平等觀的精神自由和擁護人權等是具體地發展了《法華經》的卓越思想，也是出於天台所教示的。沒有天台的法華三大部，佛法在日本的發展就會失去光明，處於暗夜之中。

時至今日，文化、教育、和平的佛法運動擴展至全世界，這樣的隆盛不能不令人深感天台思想之正確。21世紀近在咫尺的當今，其哲學大放光輝是極有意義的，所以中譯本的出版非常適時，不勝感激。

謹此向為本書中文版出版付出辛勞的各位先生及從事翻譯的京都外國語大學教授卞立強先生表示衷心的謝意。



1999年2月11日

於恩師戶田城聖先生誕辰佳日

## 序 言

北京的初夏，吹拂着清爽和煦的薰風。去年（1974年）五月我第一次訪華。這次旅程對我極有意義，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六月四日——我們一行到達北京的第五天，快到中午的時候，我和中國佛教協會的負責人趙樸初先生開始了一次佛教對話。地點是在有着廣闊的綠陰和湖水、位於首都西北郊的頤和園。我們在昆明湖上泛舟，有時也站立在濃綠的萬壽山的山腳下，沐浴着陽光，對談了約兩個小時。

據說趙先生現在每天還要讀誦一卷《法華經》。他說：「《法華經》是經中之王。」他認為天台三大部中《摩訶止觀》最為重要，正在從哲學上深入研究色心不二、十如實相、相對與絕對的法門。

時間很快過去。但我們確認了在中國變成社會主義後的今天，仍在進行對天台三大部的研究。

自從佛教傳布到廣闊的中國大陸以來，已經經歷了近兩千年的星霜。出現於6世紀國家由動亂到統一時期的智顛，將創始於印度的佛教從理論上集大成，牢固地奠定了東方哲學的基礎。趙先生指出，《法華經》是經中之王。智顛正是懷着這一堅強信念，在中國弘

揚了大乘佛教的真髓。

天台的佛學體系確有極難理解的一面。這可能是由於智顛的一生一開始就遭到坎坷不幸，又經歷了同南三北七論師們鬥爭的磨練，好不容易才避開了同政治權力激烈的糾紛和瓜葛。他的後半生才到達備嘗辛酸之後所開拓的天地，以黃河奔流之勢講說了三大部。

天台這樣建立起來的理論體系，在近三千年的佛法史上始終保持着最高的水平。如果用中國的大山來作比喻，會令人想到人在跡罕到的崑崙山。攀登世界高峰的登山家，需要有熟練的登山技術、健壯的身體和豐富的經驗。聳立在佛法史上的天台哲理的高山，一向被初學佛法的人視為高不可攀的險峰。

但在三年前開始的一系列關於佛教的對話中，我之所以敢於提出天台及其思想的問題，那是由於我認為，它會給現在正面臨崩潰危機的西歐近代文明體系帶來一種新的覺醒。最近幾年來，探索人類未來的人們特別注目於東方的佛教思想，這決不是沒有原因的。已經陷入困境的西方哲學界，如果能注意到東方深藏在底層的生命哲理的存在，很快就會給未來找到光明。

本書是將《大學新報》——一份由一些肩負未來重任的優秀學生們自主編輯的報紙——上連載兩年多的佛教對話中的一部份歸納整理而成的。這次是作為「人物編」，極力從個人的層面出發，重點地考察了



## 序 言

天台大師智顛從出生到講說三大部的過程。今後還準備轉向以《法華經》為中心的天台的思想。

每次跟我對話的是年輕的英才井上光央和石黑東洋二君。關於井上君，他從少年時代起，我就一直高興地關注着他的成長。至於石黑君，我聽說他出生於中國的大連，全家都與新中國的誕生有着深緣。他們兩位都涉獵了國內外有關天台的各種文獻，收集、研究了各種觀點的史料，來和我鼎談的。對於他們這種做學問的態度，我深表敬佩。

池田大作

1975年7月21日

# 目 錄

中文版序言	xi
序 言	xv
序章 天台智顛應有的位置	
* 關於天台研究	2
* 基本資料及其背景	13
* 名字和大師稱號的意義	21
一 出身	
* 出生及其時代	26
* 生活環境和家族	33
* 少年時期的面貌	42
二 出家前後	
* 出家的動機	50
* 絢爛的佛教界	56
* 關於受戒	63
* 注目於《法華經》	69

三	與南岳慧思的相遇	
◆	師徒的宿緣	80
◆	慧文—慧思—智顛	87
◆	立足於末法思想的慧思	91
◆	南岳慧思的著述	98
四	大蘇山的七年	
◆	在師匠指導下鑽研	112
◆	大蘇開悟	117
◆	代師講法	124
◆	師徒別離	130
五	赴南都建康	
◆	建康的狀況	140
◆	天台以前的中國佛教	145
◆	當時的佛教界	156
◆	入京的第一步	159
六	瓦官寺時期的活動	
◆	瓦官寺	170
◆	公場講說《法華經》	172
◆	講說《大智度論》、《次第禪門》	180
◆	隱居天台山的動機與背景	185

七 天台山時期

- ✦ 深山幽谷的天台山 196
- ✦ 華頂峰的頭陀證悟 200
- ✦ 南岳大師之死 207
- ✦ 走下天台山 208

譯後小記 215

序 章

# 天台智顓應有的位置

## 關於天台研究

井上 提起天台大師，對於我們學習佛法的人來說，特別是從日蓮<sup>1</sup>大聖人佛法的角度來看，不僅是很熟悉，而且感到很親切。翻開日蓮大聖人的御書，到處都引用天台三大部——《法華文句》、《法華玄義》和《摩訶止觀》的文章，從各個角度展開了論述。可是，對一般人來說，很多人對天台大師是一無所知。

石黑 前些時候，我想看一看高中的世界史教科書上是怎麼寫的。可是，連天台的名字都沒有。就連十數卷的世界史叢書，關於天台的敘述也僅有幾行，多的也不過一頁。也就是說，現在的歷史家、思想家僅作了這麼一點兒的評述。所以我覺得一般人難得有機會了解天台大師的為人和思想……。

池田 確實是這樣。就拿我們來說，如果沒有接觸到日蓮大聖人的佛法，肯定連天台三大部的書名都不知道。(笑)

不過，為甚麼一般人不大了解天台，甚至連歷史、思想的專家們也不大重視——我希望能考慮

---

1 日蓮(1222-1282)，日本日蓮宗系佛教的開山祖師。著有〈開目抄〉、〈觀心本尊抄〉、〈立正安國論〉等。——譯者(本書注釋均為譯者所加，以下不再注明)。

一下這些問題。我覺得從這裏反而反映出天台佛法幾個特徵的側面。

首先，一說到佛教，人們最一般的想法是釋迦創立的。所以釋迦研究乃至印度思想研究盛行。但對後來佛教朝着中國化的方向發展卻不太關心。另一方面，對關心中國思想的人來說，他們傾向於重視儒教、老莊思想等中國的傳統思想，把天台思想只看作是中國佛教中的一個宗派的學問。

**井上** 這就是說，不論從研究佛教的立場還是從中國思想方面來說，都容易忽視天台思想。

**石黑** 這麼說起來，確實有這樣的傾向。簡單地說，即使根本不了解佛教的人，釋迦的名字還是知道的；即使對中國思想一無所知，提起孔子、老子，誰都會略知一二。我想這裏也很好地表明了這種情況。

**池田** 對。不過，天台實際上是站在中國思想源流和佛教思想源流的交接點上，使中國佛教形成了一個很有生氣的體系。天台的這種業績不只限於佛教界。不論從佛教思想或中國思想發展史來看，我認為「一念三千」之類的天台哲學都是極其有特徵的思想。這一哲理可以說是思想史上一大高峰。學習佛教的人自不用說，就是在某種意義上有志於尋求真正哲學的人，它也是一種決不可避而不問的思想。我認為這麼說是沒錯的。

**石黑** 最近在一部份人當中出現了要求重新看待天台、重新評價天台的呼聲。

增谷文雄<sup>2</sup>先生是日本有代表性的佛教學者之一。有人提出有民族代表性的頭腦的問題，如代表希臘的頭腦是誰，德國的是誰，印度的是誰，等等。增谷先生把這看做是一種學術的興趣。他下的結論說：中國的代表性頭腦「如果要從佛教徒中挑選的話，那就恐怕非天台大師智顛莫屬」。另外，作為獨特的哲學家而知名的梅原猛<sup>3</sup>先生也說：「天台學恐怕是中國最高深、最有系統性的哲學之一。」

**井上** 天台不大為一般人所理解的另一個原因，我覺得是在於佛教界內部的情況。

**池田** 你指出的這一點非常重要。問題是在於佛教界本身的怠惰和封閉性。特別是在天台宗系統內，例如對其教義的弘揚，只停留於所謂宗內的「教學」上，基本上沒有用跟一般人的生活密切結合的形式，廣泛地簡明易懂地來開展。

---

2 增谷文雄(1903-1987)，著名宗教學家，曾任東京外國語大學、大正大學教授及都留文科學校校長。著有《現代人的佛教》、《佛教與基督教的比較研究》及《增谷文雄著作集》(12卷)等。

3 梅原猛(1925-)，當代著名哲學家，曾任立命館大學教授，京都市立藝術大學教授和校長、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所長，現為該研究中心顧問和日本筆會會長。著有《地獄思想》、《諸神流竄》、《幾爾加美休王》(劇本)等二百餘部，大多收入《梅原猛著作集》(20卷)。多次獲得各種文化獎。



井上 這就是所謂為僧侶佛教，最多也不過是為一部份有學識的人的佛教。

池田 從時代上來說，當時還不是像現在這樣的民主社會，必須要考慮到僧侶這一知識階層和平民階層之間還有着很大的距離。加上本來就是很難懂的哲理，又被後來的天台學問僧把教義弄得愈來愈細、愈來愈煩瑣，一提起天台教義，就叫人感到是難懂的代名詞。

石黑 我覺得這種傾向現在仍然存在。我們說天台的思想不太為人所知，並不是說對天台未作出過傑出的研究。有定評的研究著作還是可以舉出若干的。但是，我們好像要把自己的不用功置之不管。誰都可以容易到手、拿起來就可以看懂、大體上可以理解之啟蒙之類的書，可以說一本也沒有。全都是所謂研究著作，起碼不是容易看得懂的書。如果說過去的天台學是宗派內的教學，而現在則令人感到是象牙之塔裏的學問。

井上 確實是這樣。我覺得應當進一步向社會開放，把論述天台其人及思想的文章翻譯成現代文，有必要再一次提出天台在佛教思想史上應當佔有甚麼位置，對以後的思想及文化產生過甚麼樣的影響，特別是他的思想和哲學對充滿危機的現代能起甚麼作用之類的問題。我認為天台的哲理包含着具有這些價值的因素。